



胡嘉麟在作主题分享。
活动主办方供图

三星堆纹饰精美的青铜甗

透露出怎样的『古蜀往事』？

“酷似“烧烤架”的龟背形网格状器、细节满满的青铜神坛、被称为“健身教练”的青铜着裙立人像……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引发观众无数关注与好奇的，自然要数青铜器。从这些造型奇绝的青铜器中，解读古蜀文明的深邃与奥妙，也是考古学者孜孜不倦的方向。



青铜甗上的精美纹饰。杨涛 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甗。杨涛 摄

七年前三星堆出土鱼纹青铜甗

7月24日至26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广汉举行。研讨会紧扣三星堆综合考古与象牙专项研究两大主线，集结海内外顶尖考古、文物保护、古生物领域专家学者100余人。

作为研讨会的分论坛之一，“考古发现与研究”分论坛7月24日下午举行，专家学者围绕三星堆城市古城格局及水资源管理体系复原研究、三星堆跨区域资源交流与多元文化互动新视野等方向提出多项标志性学术新观点。其中，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胡嘉麟就提到了一件颇为特别的器物——青铜甗(bù)。

2024年7月23日，三星堆博物馆举行了“匠心妙手——三星堆遗址新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成果展示”展。在这场展览中，出土于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的青铜甗首次与观众见面，这是三星堆此前从未展出过的青铜器器型。而胡嘉麟的分享，就围绕这件青铜甗展开。

“以往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甗仅有残片，所以相关研究比较少。”胡嘉麟谈到，2019年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出土了这件完整的鱼纹青铜甗，其发现对于探讨南方系青铜甗发展演变的序列，以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资源流通、技术风格的交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鱼纹甗的年代应为商代晚期

有着圆圆的“肚子”，器物上布满了细腻而清晰的纹饰，器身腹部上方的一圈鱼形纹饰，更是栩栩如生……论坛中，胡嘉麟通过分析这件青铜甗的器型与纹饰，对比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青铜甗，以及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等馆藏青铜甗，谈到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鱼纹青铜甗的文化内涵。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南方系A类甗，应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原地区二里岗时期甗的基本形态。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收藏的南方系B类青铜甗，应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原地区殷墟一期甗的基本形态。”胡嘉麟认为，在中原地区青铜甗逐渐消失的背景下，长江流域的青铜甗则得到了持续性发展。而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自成体系，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存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特点。

“从形制特点来看，三星堆出土的这件甗晚于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收藏的甗，早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甗。”而从纹饰特点来看，三星堆出土的这件青铜甗的勾喙鸟纹在中原地区仅见于殷墟二期晚段至殷墟三期早段的青铜器，而在长江流域地区流行应在殷墟二期以后。“综合判断，三星堆K8鱼纹甗的年代应为商代晚期，大致在殷墟二期晚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三星堆眼纹象牙珠 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在7月25日举行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考古发现与研究”分论坛上，三星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杨雨霏带来了主题发言，她将目光投向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类颇为特别的器物上——眼纹象牙珠。据公开信息，三星堆2号、3号祭祀坑出土了上百颗双面黑绘眼纹象牙珠。它们有怎样的出土背景？纹饰中又体现出何特点？

杨雨霏谈到，从形制上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珠可分为长鼓形和算珠形两类。“长鼓形的象牙珠两端小，中间大，两端平，中有一穿。它们大小不等，保存完好的象牙珠两面墨绘眼纹。”而这类带眼纹的象牙珠，经常被发现于青铜尊或青铜罍(léi)里面，通常与大量的海贝伴出。

据介绍，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眼纹象牙珠，是国内首次发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器物中，眼纹是最重要的创作母题之一。杨雨霏表示，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眼形图案并非突然出现，其体系与立体眼形器物基本对应。大量眼形图案出现在青铜器、陶器、象牙片等器物上，包括菱形、圆框状、臣字形等，不同形状的眼形图案都能找到对应的眼形器物。

研讨会中，杨雨霏详细分享了三星堆遗址中的菱形眼纹与臣字眼。她通过对比其他考古遗址出土的器物，表明菱形眼纹只见于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化区，是古蜀地区的本土文化因素；而臣字眼应是受长江中游、中原等地区文化影响。

而三星堆发现的这类象牙珠，不见于其他地区，其纹饰具象形态趋近商代臣字眼。杨雨霏解释，臣字眼是因为形似甲骨文中的“臣”或“目”字而得名，常见于长江中游、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玉器之上，用来表现人或者动物的眼睛。“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三星堆象牙上的这类眼形纹饰，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

同时，杨雨霏也提到，在商代，小型牙珠是以素面为主的。而三星堆的眼纹象牙珠，在我国是首次发现。“但如果把视角放到欧亚大陆来观察的话，眼纹珠饰其实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蜻蜓眼式玻璃珠、蚀花红玉髓珠。这两类带纹珠饰于公元前两三千年在地中海沿岸、印度河流域以及两河流域开始出现并且盛行。”

杨雨霏认为，“眼纹象牙珠是三星堆人在自身审美驱动下，以本土工艺仿制外来珠饰的跨材质产物，充分反映了古蜀地区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融合与创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